我：爷爷你今年多大了？

李：今年78.

我：78啊？你叫什么啊

李：今年就79了

我：79

李：嗯。

我：你叫什么呀？

李：啊？

我：你叫么事？

李：叫么事啊？李贵庭。

我：李贵庭。哪个庭？贵？富贵的贵？

李：哦。

我：哪个庭啊？

李：那我就不清楚了。

我：不清楚了？

李：一字不识

我：哦。你是，你就是这个地方的人？

李：哦

我：你那个时候，我就是想，就是回来采访一下，像你们这么大的老人。那时候不是经历过那几年，59年 ，60年，那时候没东西吃的那个时候。

李：哦，从59年58年那时候说啊？

我：哦，就说你经过的事情，就是你家里的，你看见的，你当时吃了什么呀，那些。你想到什么讲什么。你就随便讲。

李：从58年？从58年说起？是啊？

我：恩

李：那58年生产大跃进嘛，大办钢铁，支援国家。大办钢铁的话就是支援国家，支援国家那大办钢铁，烧窑。在那大办钢铁在那砖瓦厂里的那个炼铁炉上搞。在炼铁炉上嚷了一半年。最后的话，59，58年冬里就成立了淅河沙子岗，沙子岗在那呢就修火车路。那到59年春上呢，那就没得吃了，就吃糠，吃菜。一天的话呢，两个人的话呢，一个星期，十天咯，十天两个人吃六斤谷。净吃菜，吃糠。就没得么事吃。一直到59年、60年。60年的话呢，春上慢慢地生活呢，就改变了一下。粮食放松了一下。粮食放松了的话呢，那慢慢的生活就又好点。那生产大跃进嘛，那栽树,Z在生产队里栽树、栽松树，栽几个月的松树。别的说么事呢，我也说不到个么事。

我：那你当时家里有几口人？

李：我家里现在是三口人。

我：原来呢？

李：三口人，我三口人是三代。掉下两个儿子、媳妇全分开了，天津住在的。我挨着我的小儿子的。小儿子的话呢，就是三口人三代。

我：那你原来58、59年的时候，家里有几口人？

李：59年那时候我的只有两个人。59年我是娘儿俩个，那时候还没结婚。结婚以后呢最后呢就退婚。退了婚，末了的话呢，就又说了一个。说了一个就添了三个儿子，姑娘已经不再了。

我：那59年的时候你有多大？

李：那59年那个时候，就二十，二、三十。59年还没得三十岁。

大伯：23岁。

李：23、24个年头。（调镜头）

我：爷爷可不可以往前坐一点，好。(00:05：02)那那个时候你们家里就只有两口人？

李：哦，59年噻？

我：有你和你的妈妈？

李：哦，婚离了就掉下娘儿俩个嘛。

我：哦，那你们在家是什么呀？

李：那就没得么事吃嘛，净吃糠，吃菜。两个人嘛，十天6斤谷，你看吃么事呢。那差一点饿死了。

我：那时候你住在这儿吗？

李：哦，就住在这儿的。

我：就住这个房子？

李：不是住这个房子，在底下住着的。这是最后的房子。

我：那那个时候你们还干活吗？

李：干活啊。那还干活嘛，你不干活不中啊。干活你在食堂里吃……修6队的田间大堰。一顿是三碗米汤，那全吃的菜。去晚了，晚半个小时，就掉下两碗，扣一碗。再去晚十分钟，再扣一碗，掉下一碗。就没得么事吃，饿到肚子梡。那是修田间大堰，6队高头的那个水库。

我：你去修了？

李：哦。

我：当时多少人去修那个铁路啊。

李：那我们这个全大队嘛。几百人，老老少少都在那。

我：那家里就只剩下一个人？

李：家里就是掉下那老嫲嫲子、不能动的、加小娃儿。只要能动弹的，评了地分的都在那儿去。早晨是5点半到场，黑了是9点下班。

我：你当时在村子里面是社员还是？有没有当过什么官啊那些？

李：那个时候没得官，二十多岁嘛，那时候得当官。

我：干活的时候怎么挣工分？干活有公分吗？

李：干活吃公分嘛。10分的底分。

我：你们家就只有你一个人干活？

李：只有我一个嘛。那时候人少只有我一个。母亲那个时候就不能劳动了。

我： 那这些事情你跟你的儿子啊他们说过吗？那时候挨饿的事情你有没有跟你的儿子啊，还有你的孙子他们说过？

李：没有说过。那样的事说到，他们，说到还不相信。第一个不相信，第二个这过去的事，说的话你也没得益。

我：为什么没得益。

李：哦，没得益处。他们不相信，那过去他说时间不同嘛。（为什么时间不同境地不同，这种问题从不思考）政策也不同。

我：那时候你吃得最难吃的是什么？

李：最难吃的是嘛，就到那坡上去，那黄荆叶子树。打霜，打掉掉的，就是在地下埌，埌起来再把草一摘，草一摘回来再弄水一漂，弄刀一切。把那个米的话，一点点米的话呢就配谷，弄个小对窝（椿米的石头）（09：40）再一冲，冲碎，把那个菜煮了了啊，就把那个米，冲碎的米倒到中里。还不糊到水（形容米太少），而且没得现在的淘米的水浑，净吃那。

我：那是什么味道啊？

李：苦。黄荆叶苦。

我：你吃过几次这个？

李：那就吃了一个多月嘛。没得了就再坡上，满田沟里扯青草，扯那个嫩草。扯嫩草回来又洗回来，剁到锅里煮。煮得吃。就满道里，中里，剜蒿子。我的老妈就掂个篓子，满道的去剜蒿子，回来煮着吃。那准备，有的人说吃那个榔树皮，那榔树皮、榔树根，回来一冲，冲了弄萝簺箩，倒在锅里话呢，满锅动。它是有油水的，满锅动。嚼到嘴里就是红的，红彤的。搅点榔树皮中里就好点。那要不搅点榔树皮中里，那就不中。那菜的话呢，青是青，水是水。搅点榔树怕中里呢，那个水的话呢，就炼得稠点，好喝一点。（11：22）那59年过得就不是生活。饿死几多人。我差一点饿死了的。那人家老人传说榔树皮配那个葱，说是犯绞（相克），吃了说是闹（毒）死了的。那黑了，5天的粮食，我的老妈就说你弄了5天的粮食，一下戳（倒）到锅里，榔树皮啊，配葱啊，说处了相反，吃了把人闹死了他。煮了一锅娃子，那个倾撤一锅娃子，娘儿俩个吃啊，吃了呢，那么了的话，煮着吃。衣裳穿得好好的，准备第二天没得气了，死了好了。吃了啊，也没死。它也不犯绞，也没死。那（后面）几天就饿到，光吃菜。就到那个地位。59年嘛，粮食过渡嘛。国家还外国的债。那是粮食过渡，粮食全逼光了，给国家去了。没得么事吃了。一直到60年春上，到61年春上那个时候生活就解决了，粮食全有了，那春上收的粮食，粮食放松了。那就按月，那59年拿工资嘛，58年、59年，到冬里。58年是生产大跃进。按月拿工资，评级。评一级二级，最后呢就吃大亏。

我：那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去要饭啊那些。

李：要饭你哪要？哪个把呀？都是要饭的。没得人把。你吃都吃不上嘴了，都成了要饭的。

我：你有没有看过谁被饿死的？

李：啊？

我：你有没有看过或者是听说过有谁被饿死了，那个时候。

李：饿死的有啊。我们这个湾里就饿死了我的个姨哥，叫个余兴发，就是饿死的。

我：叫什么啊？

李：叫余兴发，他姓余，叫余兴发，他就是饿死了的。那是我的个姨哥。他一个，一个单身汉。他活活地饿死的。我们这个大队饿死不少人。那59年修子金山，那草店王德成修子金山。那路上，路上死的道道就是人，全是饿死的。修子金山嘛，一顿的话，那么个碗两三碗稀的。一晚上到8、9点下班，4、5点就起床。又下大雪，又刮北风，又冷，又饿。没得门了弄不起来的话呢，当官的就叫回去。回去走不了呢，走到半路里死在路上。我的姨哥就是走在半路的，家家爬，要啊，杵着棍子要啊，跑回来，慢慢地走回来。算是死在屋里的。（15：36）

我：你当时有没有去看看他？你是怎么知道他死了的？

李：他回来，回来是我的姨哥，我们在一个湾里住着的。我们在前后屋里住着的。我的妈是他的个姨。我的妈就去瞧他，瞧他呢，喊他，他不答应。一摸呢就没得气，人就没得气，硬了。还有么别的说呢，叫？

我：你想到什么就说，你讲得很好，我很喜欢听你讲。

李：不中。

我：讲得好，讲得很细的。

伯：讲那四清运动以后。

我：让他再想想有什么讲的。

李：从那个时候朝前说？从那59年、60年朝前说啊？

我：哦，再往前你要知道的……因为那些我都不知道，像我这么大的，我都不知道。

李：那你不知道。

我：所以就想听你们说一说。

李：那你不知道（大伯递烟）

我：以前这土地，这田是你们自个还是国家？

李：那田，田那个时候那是集体的嘛。

我：最早的时候。

李：最早的时候，那五几年，从50年那个时候那还是地主老财的。从50年51年，51年那个时候我们这儿才土改。解放了没土改，才土改。土改的话呢，就打倒恶霸地主。把那个该枪毙的枪毙，该坐牢的坐牢。把他们压下去了，老百姓的话才翻了身。不把他们压下去的话呢，那那老百姓老实。过去国民党领导的话呢，那黑暗统治，那时候狠。就把他们打下去的话呢，土了改，就把田地就分了话呢，一个人是两亩半田，五斗田，两亩半田，分一间房子。就把地主老财的东西话呢，五大财产，就全部收了，收到话呢，赶那个最穷的，把东西呢就把了他。把到那个。箱子、柜子、缸。不论么事，不论么就收。泥巴、绳索、耕牛，全部分到这个穷人。把他们打倒了就仗穷人的腰嘛。共产党就杖穷人的腰。那个时候才翻了身。自种自吃。51年52年土改，52年复查，又复查一道。怕有漏网的。又复查了一道。53年就成立互助组。互助组的话呢，要那个贫农的，入组。这个中农户的话呢就叫入。要入的话呢，就要到个人写申请，写报告，要求就入互助组。到54年冬里，就入初级社。入初级社的话就成了集体。那就按工分……按互助组的公分吃饭了。就凭分吃饭。凭分吃饭的话呢，做活的话在一路。吃饭呢，各吃各的饭。劳力多的呢，就付你钱多一点。劳力少的呢，就分的钱少一点。这个需要拿钱出来的，劳力多的要进钱的话呢，就分那个……你像，你的贫农，你的耕农多。按拿谷，一个人是九块五，一亩田是九块五。把这全除去完了，你还有多的钱。这个钱呢，我该拿钱出来的话呢，就把钱拿出来给到你。就朝那么平下来分。分得话呢，把到人家。到54年，55年那个时候，就成立人民公社。（20：54）54年55年56年，56年那个时候呢就是粮食统购统销。国家统购统销。那个粮食有的不平衡的，有的收（成）的多有的收得少，国家就收到一堆。粮食该卖多卖多，卖给国家。

我：那那个土改之前，你自己有多大的田啊？

李：土改那个时候我们造孽，土改我们是要饭出生。么事没得。跟着那地主老财办长田（当长工）。跟他办长田，他供你吃供你喝。一年的话，赶到那个田，没得水的，长不起来庄稼的。把到你嘛，把个亩把田你，要你种到。一年四季到他的数。不像那样嚷得话呢你就出去要饭。那是土改以前。那是过去国民党的领导。那个时候要饭的多。我这腿上，狗子，要饭狗子咬上扯到炉子那么远。把我拖那么远，没咬死的。那时候要饭，那时候我们是个小娃，那简直没咬死的。那过去造孽。过去我的全家要饭。妈也要饭，老人家也要饭，奶奶也要饭。无田无收，么事都没得。那是过去。

我：土改之后……

李：那还是土改以前。说的是那时候解放了没土改。那是四几年。

我：那时候你多大啊？

李：那个时候才是11、2岁，11岁。整11个年头。那个时候造孽。我的父亲，那个时候46年（23：23讲解放前父亲惨死故事……）26:53一直到65年冬里，我们天河口的水库……

27：27那就是65年是小四清。有的干部呢犯错的话呢，就定了案。66年的话呢，国家来个大四清。

我：你讲一讲那个小四清的时候。你讲一下你自己家里的事情。

李：我自己啊？

我：哦。就是四清的时候。

李：我，这就是我经过的。这说的都是我经过的。说的，那该说的都说了，小时候该说都说了了。

我：那个说得好。

李：土改了以后就慢慢……

伯：从四清运动那叫他说，从四清运动往起说。

李：从四清运动，四清运动就66年。我春上，冬里在65年在天河口水库上修了一冬的水库。第二年春上，大四清来了。大队的就把我要回来了。要回来了以后的话呢，那个时候要我当个代表。当个大队的代表，贫协主席，贫协主任，管全大队。

我：什么大队？

李：民跃大队。我们这个大队就是民跃大队。叫我当个贫协主任的话呢就管全大队。从哪个时候呢，从2月间，一直到6月间，就入了党。

我：你是不是冷啊？

李：啊？

我：冷不冷？

李：我不冷。我那是说我老人家，我气，我吓得怕。把我老人家打死了吓得颤，一提起他我就吓得颤。29：39就嚷了几年。嚷了66年，一直到76年，到76年就没有嚷（贫协主任）了。

我：你那时候当的那个叫贫什么，你当时当的（官）叫什么啊？贫什么？

李：贫协主任。

我：贫协主任是做什么的？

李：跟现在的大队干部一样嘛。管全大队。

我：你要给他们开会吗？

李：开会啊。

我：你来开会？

李：哦，我也开会。

我：你开会的时候跟他们都说什么啊？

李：开会的时候啊那就是上传下达嘛。你像这个公社的开会。或者是区里开会。区的话呢，你像我也一字不识。听呢，头一次一去听个报道，听个头，回来呢，到总结的时候，听个总结。听个头听个尾。回来话呢讲个大致。现在我的脑袋瓜不中了，耳朵也聋，眼睛又瞎，脑壳又滞。一聋三滞。上传下达嘛，你像那县里开会，这开会那开会，回来的话呢就把那其他的大队干部，开个大队干部会。领导上怎么讲的，这个工作是怎么个做法儿。所有的大队干部开了的话呢。大队干部需要开群众会的话呢，就开个群众会。不开群众会呢，开个队长会。队长回去话呢，生产队的话呢再讲再说。

我：你记不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讲的，开会的时候讲了什么啊？

李：你像那开会，比方的话：这春上来了，春耕生产，田间管理。该修堰塘的，堰塘坏了修堰塘。田埂子该做的，有嚯巴（缺口）该做的要做。买什么种子，么时候下秧。一亩田得几多肥料。这是生产队的开支。买肥料，朝田力撒。你像来个那个，哪儿需要么事，需要几个人。你这个大队，或者是，区里打下来，你这个公社该几多人出工。到大队了再一份工，再分到大队。大队的话再按人头分，再一分工。生产队的话呢，在回来安排。安排叫啥个去，那出外差，出工。修国家，支援国家。33：11领导怎么样说怎么样讲嘛。你像来个么运动，这个运动要发动么人。

我：比如我现在是群众，你当时开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啊？在哪里开会啊。

李：要开群众会呢就在大队开。把那所有人全传上去，全传去，开会。18周岁的话呢就是成个人民……是个大人。不到18岁的话呢，那就不成是个（成）人，到了18岁的话呢，成熟的话呢，是个工人。那么大个人的话呢，全传去话呢，我就讲，怎么样一回事，怎么样一回事。就讲下去。

我：那个时候是不是快文化大革命到了？

李：哦，文化大革命嘛，66年的话呢，67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嘛。

我：那当时你在村子里面，是什么样？当时村子里面是什么样？

李：当时那个村的话呢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运动盖一个运动嘛，这个运动过去，那个运动又来了。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……哎呀那时候干部，就是一波浪去一波浪来。有的说是好，有的说是坏。那贴大字报。那大队办公室里大字报贴得满满的。

我：你贴了没有？

李：我贴了啊。

我：你贴了什么你记得吗？

李：人家给我贴的呀。

我：哦，人家给你贴的啊？

李：人家给我贴的啊。贴一百多张大字报啊。

我：你记不记得说了什么啊？

李：那时间长了那就不记得了。

我：大概的说了什么？

李：大概啊，那有的，四清的干部。你像那大四清一来，大小干部退位，不叫干。就是（外省来的）代表领导，代表支援。代表叫搞么事搞么事。就跟生产队的队长一样。那放最后的话呢就开他们的斗争会。那群众，那个干部，当干部总有得罪人的啊。有的你像这个家庭里出了个么事，或是公媳伙儿的吵嘴，出了家庭事故。婆儿伙的吵嘴，出了家庭事故。都要处理噻。处理的话呢那解决的话呢，那去解决那就得罪一方面。有的理儿大的，有的理儿小的，有的没得理儿的。理儿大的话呢就喜不过，占优势。没得理儿的话，人家说这个婆子没得理儿，没得理儿的话呢就占被动。她就恨你。 就像这样的话呢，最后来个大四清呢，来个运动话呢，提意见，你像那提我们的意见。我那个时候你怎咯怎咯不待我，待我不对。就提这样的意见，有的提得是假的，有的提的是真的。你像那大队干部，全大队干部，有的说是假的，有的说是真。说假说真的话呢，到最后来个落实。究竟哪个是真，究竟哪个是假，来个落实。是真事落了实的话，人家恨你，是假事的话呢，那解放（平反）以后了呢，那就解放（平反）了。搞文化大革命的话，那就来了的话呢，你对我也不对了，你这对我的不是了，那对我的不是了。全部是的不是的，不是的不是的。全部都不是的了。那就一波浪盖一波浪。那搞文化大革命那红卫兵。我们殷店的红造总，随州的红七月。那就两方面的话呢，红七月跟红造总，他们俩就相打。他们俩就相打的话呢，你说你弄的是对的，我说我弄的是对的。我说你弄的不对，我弄的对，你说你弄的对，我弄的不对。不对的话呢，找不对的相反就要打。就弄刀子戳，弄枪打。那搞文化大革命，串联。

我：你去了没有？

李：那我们去的话呢，我们么事不那个，枪也没个枪，刀也没个到。去的话那就躲到，在随州去躲到。躲两天。你不参加不中。

我：为什么？

李：不参加，他说你是个坏家伙。他说你是个坏蛋。

我：你串联去哪了？

李：串联我没有上别处去，我就是在随州去了。

我：到了随州以后。

李：到随州以后就回来了。回来就没上哪去了。

我：当时有没有人批斗你啊？

李：那批斗还不时有啊，那最后那大队干部，这个黑了来了那个黑了来了，一黑了来几十人，大队干部，生产队的干部。一黑了来几十人，来围困，叫你给他答复嘛。我的么事么事处理得不对，你给我怎么样解释，他也那样说，他也那样说。一个个地说，就跟他一个个地答复。40：02

我：要开会吗？

李：哦。那是搞文化大革命嘛。

我：那你有没有批斗过别人？

李：批斗过别人，你像那群众还不是有。大队干部还是有啊。还是批斗，跟他们批斗得有啊。

我：你当时呢？你当时有没有批斗过别人？

李：有啊。

我：你记不记得？

李：你像这，书记，正书记，副书记，还是有啊。还是批斗过人家啊。

我：当时是怎么批斗的啊？

李：批斗的话呢，你像，这，我说一个讲的例子。我头一个夫人离婚，我不离。那个时候女的话呢提高觉悟，干部的话呢帮女的。他来了话跟你解决，跟你商量，他叫我离了它。你不离，说你日打夜吊她。现在的妇女觉悟提起来了，那不中的话呢，要把你捆起走。就商量叫我离婚。你像这样的事，离了婚，那个时候搞大四清，我就提他的意见啊。是不是啊。提他意见，他最后说他不是的话呢，那以后搞文化大革命你跟他解决嘛。你在哪儿跟我说的，那个时候我的记性力好，你在哪跟我说的几次。我不离你叫我怎咯怎咯惩罚我，要往朝区里说，你说我日打她夜吊她。我说你究竟弄得是真的是假的？我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是一面不相识，由介绍人来介绍的，来说的。我好离不好结，我跟她一离的话呢，一辈子单身汉达成了，我不离。他说那你不离不中，你日打她夜吊她。我说这就是有人支援她，一来一问的话就是“是的”。日里吵啊闹啊打啊，黑了也打，打了嚅嗕（喊）的，他说你打得吠吠（ruai喊）。实际她用假事，她弄个脚在床上弹得响，弹得响，她说你打她打得响。那到任何人他也说不清。一个日里一个黑了。哪个晓得？人家大队干部来一问的话是那么回事，实际不是那么回事。就那样强迫的话呢，把婚离了。把婚离了那搞大四清的时候，我不恼他的火，我不敌他的意啊，你把我的一家人拆散了。是不是要提点意见呢？那59年人家饿死了人，粮食克到，大队干部克到。粮食全大队集中，生产队是空的，么事没得。生产队的话呢，你的粮食到那去，你没有回来。一个人一天是三两米四两米，你一个生产队有几多人，跟你算下来，到那去领。有的是饿死的，那人家也提点意见啊。有的提的是真的，有的提的是假的。你像那我们的一个书记，他调呢，是为么事掉呢。我说了你是个年轻人，这不必要说的话呢，我说下也可以。他是那男女关系，男女关系话呢，是军婚，那个时候是当兵伟大啊，动了军婚啊。你是个大队支部书记，动了军婚。

我：军婚是什么意思？

李：军婚就是当兵的，当兵的女的，他去强奸了，强奸了是通奸，男女双方呢都同意。这样的话呢是双开除。那现在当兵的话呢没得那么回事了。那像这样的事人家提的全是真的啊。是不是啊？有真的有假的。提意见有真的有假的，那看以后落实。落了实的话呢，解放了以后呢，你是干部还是你的干部，正儿八经的话呢，双开除这样的人的话呢，那落了实的话呢，那就坐个牢，那就双开出了。双开出的话呢，人家就不服。不服的话呢，搞文化大革命就来闹，叫我的答复。我的事是怎咯搞怎咯唱。那你到那个时候你照直就要说的，你是么样情况。你从小初步四清就落了实，又来了个大四清，跟你说霉了，批了斗。这样的话，你该怎么说就要怎么说，是真的是真的，是假的还是假的。

我：批斗是怎么批斗啊？

李：批斗还不是斗争他，提他的意见嘛，跟我们这一样。提他的意见。你说我弄了你，提我的意见，我么事么事弄得不对，么事么事把你委屈了。就那个就是批斗，提意见。

我：你当时害不害怕？

李：那你怕也不中啊。那到那个地位你怕也不中啊。每天黑了来几十人，来围困，你来给他答复。有的拿的棍子，有的拿的刀子。 46：35

我：每天晚上？

李：哦。

我：到你家来？

李：那到那个时候你怕也不中啊。

我：那些人都是谁啊？

李：那都是原来的老干部啊，有的下去了的，有的没下去的。没下去的说是委屈了，下去的话呢，那就是真错。下去的，他也来了。

我：那一般他们在你家里待多久？

李：那就是黑了，吃了夜饭来嘛。上十点，十一、二点那个时候回去。

我：在你家做什么啊？

李：来围困嘛，来提意见，叫我跟他解释嘛。我的事究竟你怎咯来处理，究竟怎么落的实。那眯眯（估计着），他的么样情况，你该怎咯答复就怎咯答复。

我：那你有没有去过别人家？

李：啊？

我：你有没有去围困过别人？

李：我没有困过别人。那个时候，他全部堆到你头上来了，你还上啥家里去？那就成了孤人一单。

我：那这样的情况一直多久啊？从几几年开始？

李：从67年冬的嘛，一直到68年春上。

我：天天晚上都来？

李：不是天天晚上。

我：是每天都来，还是隔一天，过几天这样？

李：隔一天，个一晚上，隔两晚上。有个星期。

我：你最害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
李：那你害怕也不中，到那个地步你害怕也不中，不怕。随他拿得么事来的话呢，那你怕也不中。你该……或是来十个八个，三十二十，有的说，有的不说。有的说，明天黑了吧，今着晚了的，我们再来。有的话呢是当旁听。究竟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你嚷的是有点不对，这是实际事。他们也黑的在唱。他跟你答复的是对的，不对的。他们还要商量。

我：那他们有没有动过手。

李：没有，没有动手。我就跟他们说嘛，我说你们来了，这个老干部全部都是委屈，但是委屈的话呢，有的是真委屈，有的不是真委屈。真委屈的话是怎么样长短，你一头事怎么样长短，是真的不委屈你。四清的干部在这儿，跟你处理的，跟你落实的。那就照直的怎咯搞落实的，那你要照直看怎咯说。那要落实要处理的话呢，那就当面不跟他拿呀。比方说，你是个四清干部，按你这个纸张写的说，哪一条是么情况，哪一条是么情况。我就坐那当……我也不在识字，当个旁听。那你心里要记到。起码不跟他说个百分之百的话，也要跟他说到百分之八十。你看那些个东西，我说这么些个人，你们都是委屈，但是话呢你们不管拿得么东西，该打也好，该敲也好，该杀也好，我的横直也就是这么一疙瘩，也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。你叫我怎咯跟你答复，我怎咯跟你答复。他那个时候干部怎咯落得实，我还怎咯跟你答复。我答复你的是对的不是对的，你心里有数，你听过。工作队的话跟你见的，给你落得实。跟你见的面，对面落，跟你说过的。

我：当时你们要不要念什么口号啊？

李：那要口号，那开斗争会要口号。

我：是怎么样的口号？

李：喊口号就是打倒四不清嘛。

我：你是干部你要带头吗？你喊一句他们喊一句啊？

李：哦，打倒四不清，四不清是害人精。就叫他们干了嘛，就打倒他们嘛，打退位嘛。

我：那时候，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吗？

李：知道啊。

我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
李：那可是领导朝下传的嘛。他去世的时候，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是七几年啊？71年？

伯：76年。

李：是76年？他去世那由领导上处理，朝下传的嘛。那开全大队会，开群众会。毛主席怎么样，有的哭。

我：你哭了没有？

李：那我们那时候还不时掉泪了嘛。有百分之六、七十都掉泪。

我：你哭是为什么？

李：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解放土改，是他把（给）下来的，是他打下来的江山。穷人翻了身。他去世了。

我：你们都伤心嘛？

李：那掉泪肯定伤心嘛。不掉泪不伤心呐。

我：你记不记得你当天，你知道毛主席去世的时候当天在做什么？你知道的那一天，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

李：那就时间长了忘记了，找不到做么事。

我：白天还是晚上？

李：白天的。

我：上午还是下午？

李：上午。是上午嘛，上午，总12点那个时候。这……他们队长开会回来，说是毛主席去世了，由于说毛主席去世的话呢，当场就掉泪。毛主席那个时候，没解放以前的时候，闹革命的时候，跑去爬雪山，卧草地，吃青草，吃马蛋，喝马尿。那都是传下来的啊。想到他那个时候那么造孽法儿，把全国解放了。一么么突然去世了，好像那个小娃儿没得大人一样。好像猛一说的话呢，就没个事了（没反应过来）。

我：那个时候村里有没有做什么活动啊？悼念毛主席。

李：那大队里有活动啊，村子有活动。那开群众会嘛，那个时候说是睡棺材中里，怎么载怎么载（什么时候）开群众会嘛。开群众会悼念嘛。

我：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啊？(57：09还是讲毛去世时候)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时候？58：55

李：69，一直到68年春上才罢桥（结束）

我：最后是怎么样结束的？结束的时候？

李：结束的时候那下面的，有的起得这样的名字，有的起那样的名字。余下的不打了国家的政策下来了。中央的指示下来了，就不闹了。

我：不闹了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

李：不闹的话呢，那个时候有的闹得串联，有的跑这儿，有的上北京去，有的上武汉去。满道去一圈回来就讲，讲的话呢，有的说的是实的，有的说的是假的。那就不清楚。

我：你羡慕不羡慕？

李：我没见过。那搞串联的话呢，我们上街上去赶集，从这儿走，街上看见过。带的袖章。红造总，写个名字，跟我们现在这个村里一样，起个名字叫红造总。搞头袖章上写个红造总。随州的红七月，也是带的袖章，高头写个红七月。他们是往下里闹。你说你搞的是对的，我说我搞的是对的。就像这样闹，闹的话，最后弄得满道去串联。

我：村子里面有嘛？

李：村子没得。那全是学校的，这单位的，那单位的。一般的村子里这农村里都是依靠公分吃饭。他们那样的人的话，这儿串联，那儿串联呢，都是拿食布号的，少不了的工资。你像农村的话呢，一天不做一天没得，两天不做两天没得。你就没得么事吃。那是依靠公分吃饭。

我：你先不羡慕那些去串联的人？

李：我们去串联没得益处，也不识个字，不识字就不中。人家串联的话呢，他识字，拿个本拿个笔。是个么样情况呢，往高头记到。到什么时候结束啊。一直到68年春上才结束。

我：文化大革命是10年是吧？

李：没得十年，一年。67年冬里，到68年春上嘛，就大半年。

我：就结束了？

李：就结束了。

我：结束之后是什么样的？

李：结束以后的话呢，也都不串联了。中央的指示下来了。那有的串联的，那学校的，那国家干部的。去闹了，有的有本事的，有的有钱的，就闹到中央去。中央最后答复下来，文件下来，看文件。叫结束。

我：再往后呢？

李：再往后，那个时候就没得么那个了。那就安了心，就没搞么事了。

我： 你那时候还在当干部嘛？

李：到76年冬里就没有，76年我就下去了，就解决了，下去了。上十年嘛。

我：你有没有见过人家带那种帽子。被批斗的那种帽子。

李：批斗游乡嘛。带个高帽子。

我：你有没有见过（01：03：44）

李：那见过哦。那我们上县里开会，那县委、县长那提意见，那都是大学生呐，有文凭的东西，上去提他的意见。做那儿带个大帽子，背个大字报。

我：在村子里有嘛？

李：我们这村子里那个，我们这前头屋里那张书记，他就……哦，他没有哦。那张成宝，他就戴过。

我：你当时是要给他们带嘛？你是干部，那你当时在做什么？

李：那提他的意见，放他的大字报，他游乡是说他自私大。好弄生产队的东西，处理东西不对。好打他的老婆。最后的话呢就说是，搞游乡的话呢是张成宝嘛。叫个张成宝。全大队游乡。

我：你当时在哪？你在干吗？

李：我当时，那一天我在区里开会。最后的话呢，一电话打去的话呢，那末了的话呢，我就提前回来，一回来的话呢，他就再游乡。大字帽带上了。当时走，开会走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是他的，只能说开个会，提提意见说说，该解放把他解放了他。一解放的话呢就不批斗他了。就解放了，末了该解放就解放了。他也狡猾，他说不是，说是假的。说打他老婆是假的，假的话呢，代表就搞毛了，扯个大字帽给他戴上了。我就赶回来的话呢，帽子就戴上了。再取下来呢也不合适，我们干部也闹起意见了。说是包庇四不清。全大队游乡。

我：那你有没有给别人戴过帽子。

李：我没有跟人家戴过帽子。就是他一个，我们这个全大队就是他一个带了帽子的。

我：你有没有批斗过别人？

李：没有批斗过他，批斗那是66年，那时候提人家的意见的。批斗过。

我：当时你提人家意见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

李：这我们这个公社的，我们是个小公社，石门公社的黄万申，他入公社的个头，是个书记。提了他的意见的。59年我们没得吃的，跟他说，他不朝下答复，他叫回去找大队的。66年的话呢，那时候搞大四清，在公社提他意见的话呢，我提他个意见。就是提这个，我提过的，公社的。

我：后来文化大革命之后，你觉得就是，你是怎么看那一段事情的。

李：那我们一个农村的，工作解决了就去了后（算逑），这也没得么想法，没得么看法。

我：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，就是还会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？

李：没有想过。

我：如果还有你，你想不想有。

李：想……再来一次那跟现在的，拿到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时候啊，那跟现在呢，我刚才说，现在的这个干部，跟过去那几年的干部犯错还要多。为什么犯错还要多呢？你想这个我们大队的，这提成那提成，现在 我们大队的该（欠）外债，该十二多万。这个钱找不到，我们生产队的，从社员身上提起去的这个钱，找不到全搞哪去了。那我考虑的话，这个时候要再来个四清运动的话呢，跟那个时候提的，干部犯错还要多些。

我：那你还想在来一次？ (01:09:37)

李：那就不中了，那就他现在的干部，现在的国家政策不一样，他不怕，不怕。

我：如果真的可以再有一次的话，你想吗？

李：再有一次的话呢，我看的话呢也没得几多人提。那只有干部入干部，只有这个守文化的。你像这个农村的话呢，这种田的话呢，他不会提。

我：那你希不希望有啊？

李：我考虑话呢，没得。我也不希望有，不希望他有，因为它群众与群众闹意见，那个时候。你恨我，我恨你（01：10：20）恨有几深！

我：那就是，土改以前，和土改以后，你的生活肯定是变化很大，是不？

李：土改以后的变化就大，土改以后的话呢，你有田地了嘛，那个时候生活解决了就有吃了，你个人种的有田。那个时候生活就解决了。

我：你 那时候有多少田啊？

李：一个人是两亩半，两亩半田。那就够吃了啊。你自重自吃。完了公粮？？

我：你觉得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
李：最苦是我们当小娃。那个几岁，5、6岁，跟这个11、2岁。那是最苦的。

我：58年59年那个时候还不是最苦的？

李：那个时候，粮食，最苦的话呢，58年，59年那个时候粮食过度，那只年把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当小娃的时候，那时候一年四季跟那个样。剜野菜吃，吃野菜，吃蒿子，吃树叶子。

我：那是几几年？

李：那时候就是四几年。

我：爷爷你年轻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就是梦想，有没有相当……有没有幻想过自己以后，以后的生活啊。你想当什么啊，比如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有没有？

李：愿望那就是，当小娃长大了到18周岁了，当个工人，结个婚，成了一家一季。后来的话呢就是有了后代，那就是盼望的这，农村人就盼望的这。

我：你以前有没有想过当兵啊，当工人啊那些。

李：那你没的文化，你当？你想也不中。

我：那当时你最想做什么？

李：我是一个农村人嘛，就还不是种田，种田为根本。种田的话呢，那子子孙孙都种田。你像也不是个住在城市啊，读书长大了，能识几个字，能盼望想搞个么事。你是个农村的话呢，都想当官，哪有那些子官当呢？只有跟现在一样，发家致富。有本事。这儿弄发财了，那儿弄发财了。有本事。过去不中。

我：你喜不喜欢跟我讲这些？你跟我讲这些，你心里面有没有不舒服啊，或者不想讲的。

李：没得么事讲了么。有么事讲我就讲，没得么事讲我就不讲了。

我：哦我知道。我说你跟我讲了这么多，心里面是好受一点呢还是难受？

李：哎哟，那有么事……难受也不难受，这全是经过的事。

我：你想不想讲啊？如果有人愿意听的话，你想不想讲？

李：我愿意讲经过的事，都经过了了，要说的我都说了了。就没得么事了。

我：是，是，你说的很好。就是说，如果有人想听你说 ，就是我让你来说这些事情，你心里面是愿意的，还是觉得……

李：肯定愿意，你叫我说嘛，说了心里暖一舒服一样。

我：心里舒服一点？

李：哦，心里舒服。你像跟我的儿子他们说的话呢，他有的还相信，有的不相信，他说时代不同，政策不同，他这两个不同就把你过去了。这我说的话，跟我们这个咵家常一样，咵了一道，说得道道，说得我还蛮舒服。

我：恩，好，你舒服就好。我怕说得你伤心呢。

李：那伤心，正在也不中，特别我的父亲伤心。

我：我这个拍了以后，我洗个照片给你……（完）

2012

我：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在吗？

李：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正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啊。那生产大跃进嘛。那58年我们，3月份就栽秧，一气儿（一直）栽到七月间，栽伏晚嘛，栽双季稻嘛。3月份就栽秧，一直栽倒5月间。黑了，日里，夜里都栽。黑了半夜里，就点那汽灯，点那马灯。照到往中里栽。一气栽到7月间，到7月初，栽完的话呢，就58年大办钢铁嘛，生产大跃进。那就支援国家。我们就是在炼铁炉上去。到炼铁炉上去，我是9月间去的，10月初一，这，我的眼，我的牙齿，我这眼睛，这脑壳上现在这一个慢性脑震荡。就是一网墙，一下就倒下来，把我照个盖锅盖一样，一下就盖到中里。盖到中里的话呢，这58年生产大跃进那个时候，在医院里住了20天。住了20天我就要出院，医生说你现在还不能出院。我那时候年轻，我也是个咣当（屌丝），医生不叫出院我强着把院出了，要出来，不在那住了。最后的话呢就落这么个残疾，成了半个脑震荡。那个时候，58年大办钢铁的时候，我们这个，两个陈主任。矮子主任和呆子主任他们是管工的，最后那么着，到第二年春上他就问我，我叫个李贵庭。他就问：贵庭，你是么样了呢，你是好全了么，身上有有残疾或者没得残疾？那个时候年轻抗得住，说没得残疾。连来了几次，来问我有没有得残疾。他说真正有残疾，我们这是大办钢铁，是生产大跃进，炼铁炼出来是支援国家。支援国家的话呢，我跟你办个残废证。哎呀，我们那个时候1、20岁，那说得几怪，那当兵呢办个残废证，打坏了，是在前线火焰上打坏了，办残废证，我说那是几怪呢？他说是我们这是大办钢铁，支援国家，是堵大门口的。部队里，没得钢铁的话呢没得东西。他说我跟你上随县，那个我们这儿是随县管噻。上随县，上（随县）去给你办个手续。哎呀我说不要没得残疾，那要是办个残废证的话呢，多少有点补助。现在呢这个脑袋瓜呢就成了个慢性脑震荡。有时候发的话呢就不能动，一下就倒在地下。这是58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得了这个残疾。最后就慢慢地在生产队里做个活，抓个公分。

我：你坐着给我讲一讲把，站着太累了。13：35

李：没得么事讲。不讲了。

我：有，你讲得这么好。讲的我帮你拍下来，给你写出来。

李：写出来也不中啊。

我：中。

李：你也坐着噻。

我：好你坐着。好，你坐在那。

李：你给我照到，我衣裳这么个东西中？

我：中。

李：没得么事讲了哦。

我：有啊，你讲得这么好，你讲的每句话都是故事。你讲的每句话都由故事。爷爷有点走不稳当了，耳朵不行了现在。你以前认识他？

李：那认识，我们这隔一河两岸嘛。那58年，满道的，我们这儿修水库，哪儿修水库。我们都在一起，我们一个大队，都在一起。我们是5队，他是6队。总在一起。那修黑木湾，那修子金山，修淅河的铁路，修唐镇的铁路。这修白河水湾，修花卢沟，修我们天河口。我们全在一起。平整土地，岩子河，那出工的话，得集中，全在一起出工，拉车子。

我：你跟我讲一讲59年的时候吧。59年。

李：59年讲么事呢？

我：你看到什么，记得什么，就讲。

李：那特别是59年修子金山，那我们是吃亏。子金山就是这草店银河沟。那简直下大雪，下得雪飘飘的。一个人一顿是3两米，捞的车子，车子有装800斤的，有装600斤的。一天的话呢那么三两米。一天三更不到一斤米。三两米，一天三两米，按顿的话呢是9两米。黑了话呢，黑了12点下班。那就又冻又饿。那就饿死不少人，路上饿死不少人。吃的么事呢，中里下得嘛，下的，在那田里堰里去捞苲草、萝卜、白菜。就下到中里，吃的话呢就由少许的干的。光那么三两米的话呢，那简直，跟照人汤（形容汤水稀清得）一样，喝那么两碗三碗，也没得盐也没得油。那简直饿得造孽，那简直捞车子都捞不动。捞了就倒了，捞了就倒了。还不是修子金山，那个时候59年。那个时候吃亏，那个时候吃亏大。我不说了嘛，我那个姨哥，就是余兴发，就是在那儿饿死的。

我：余兴发。17：26

李：哦。

我：他是你的姨哥？

李：就他一个。

我：他是你的亲戚？

李：是我的一个姨哥。在那就饿死了。

我：他是几几年出生的？

李：那就不清楚。

我：他几几年死的？

李：他59年嘛，或者60年，60年春，还是59年，59年春上死的。

我：他死的时候有多大？啊

李：那他死的时候就30多了，他跟我大些。

我：余兴发。你还记得有谁当时是饿死的不？

李：我们这，那粮食大队的集体，我们那个时候那个书记姓夏，叫夏增光，他的心毒。他住在马家湾的，住在这三队马家湾的。他把我们这5队的粮食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有一点点梡不动的，梡得动的梡，梡不动的搞背，背不动的话呢，就弄手掂。把粮食话呢，老老少少全掂到三队去。我们这屋里呢，一天的话呢是，我的娘儿俩个，一天的是……10天三斤谷，你说叫吃么事。净吃树皮，吃榔皮，在那坡上去种黄豆。镐棉花叶子、黄豆叶子，满道的去剜野菜。净吃那。粮食全集体了嘛。

我：这个夏增光还在嘛？

李：不在了。他死了几十年了。他不在了。那他也受过斗争嘛。

我：他什么时候受过斗争?

李：他是66年，66年春上受过斗争，秋下就死了。

我：66年死了啊，他是被谁斗？（20：11）

李：啊？

我：啥个斗他？

李：那全大队斗嘛。全大队的社员提他的意见嘛。

我：他这个人不好啊？

李：因为他的心太毒辣了嘛，他想巴（结）上，把不是那个陈光木，陈光木是那个时候县公社的，公社的个领导，是个副书记。他也是在三队住着的。他想到话呢，看到他的心毒的话呢，就跟他说。他说：老夏啊，你大队的粮食招呼点啊。他（夏）说：我大队有粮食吃，我的社员都有粮食吃。他就汇个报汇到县里去。把这个陈光木的话呢，一下子就垮下去，一嚯调到草店。最后呢，我们大队的话呢简直就没得么事吃了。全是饿得皮耷嘴歪的。实际上呢是空头，没得粮食吃，他说是有粮食吃，社员都有粮食。那社员们，那群众们简直受了不少罪。从59年一直到60年，到60年春上，慢慢的话，粮食的话又，真的是没得了话呢，国家又救济。又放了点粮食下来，慢慢，慢慢那么着的话呢，到61年话呢，那个粮食话呢，那才够吃了。米汤煮干点够吃了。62年的话呢搞个天旱。田旱的话呢我们这全部栽的，种的黄豆，栽的红薯，净种的干庄稼。

我：那个夏增光是管全大队的？

李：哦，他管全大队，他是个支部书记嘛。管全大队。

我：那蒋家湾是谁管？

李：就他所管嘛。

我：也是他管哦？

李：都是他管。

我：当时59年有谁饿死了？

李：那饿死好几个嘛，我们大队饿死好几个嘛。饿得几个，搞不清，人家外地的，他年纪大了，抵抗力小了。就找不到叫么事。

我：你记得有谁啊？

李：我记得就是三队的一个。

我：叫什么啊？

李：三队的叫那个马……马正，叫个马正么事？我都忘记了，找不到叫马正么事。

我：马正义，是不是？

李：哦，是的。

我：他是怎么死的？

李：他就是没得吃的嘛，慢慢饿，吃糠。那哎呀，我们59年简直吃的不是，受得不是罪。吃个糠壳子，还没得现在的猪子吃的糠好。那现在都是机子打，弄机器打，往年的话呢，弄碓窝（椿米的工具）椿。弄垒子，像那个推磨一样，剔的那个壳子，把壳子剔下来。就把那也放在锅里炒，那往年西早店，是个粮库，它那儿呢就整米。整米的话呢就在那弄袋子，背粗糠谷子回来，背了放锅里再一炒，炒了放磨子上剔。放磨子上剔的时候，那夏增光检查，搞过来了。我就趴着磨子剔，我的妈呢就弄箩簺捋，捋得细沫的，就是不能吃，一吃的话，就跟嘴里吃了沙一样。吞下去，解手都解不出来。就没得门，解手解不出来就弄棍儿掏。在大便里弄棍子掏出来。我们全是差一点饿死的。净吃那。

我：我之前统计了点人数，念出来看看你认不认识。24：57

李：我不认得。

我：我念给你听。余兴发你认得哦。

李：哦，余兴发是的。

我：马正义，马大柱，李泰和。

李：哦，有个李泰和。

我：你认不认得？

李：我认得。

我：他是那时候死的不？

李：他也是三队的。那认得。

我：何开国。

李：哦，对了，何开国。

我：他是饿死的不？

李：他也是59年死的。他59年没得吃的，饿不过吊死了的。他没得吃嘛，饿不过嘛，总是个死，吊死了。何开国是我们队上的嘛，是的。在桥上住着的。

我：何开国是四队的？

李：哦。

我：他是四队的还是三队的？

李：何开国是我们队上的，四队的。哦在上湾的住着的。五队的。

我：是五队的？

李：何开国是五队的。

我：祁克服。

李：祁克服他不是饿死的。

我：他的妹妹是不是？他的妹妹和他的老头。

李：他的妹妹……那就不清楚。祁克服也是三队的人

我：也是三队的。

李：恩，那就不清楚。

我：还有个二队的王德洲。

李：王德洲噻？哦，二队有个王德州。

我：是吧？

李：恩恩，是的是的。

我：还有个雷宗方。

李：哦，有个雷宗方。

我：他们是饿死的不：

李：那他二队的我们都不清楚，找不到是怎么死的。

我：你只是认得有这么个人？

李：哦，认得。

我：马大军。

李：马大军是一队的。27：25

我：一队的？哦。他们说他也是饿死的。

李：哦，那马大军是一队的。

我：占德成。

李：哦，有个占德成，他们在一个湾里住着的。

我：他是不是饿死的？

李：那不是我们一个本队上的就不清楚。

我：他们大概大多？

李：大概是那么个情况。

我：比你大还是？

李：比我们大些，那年纪大。

我：还有一个周感情。

李：哦，周感情是在2队住的。

我：周感情是2队啊？

李：周感情死在哪儿的呢？不是2队的，也知是4队也不知是2队，他的父亲死了，他的妈下了堂（改嫁），也找不到在4队也找不到在哪。有个周感情。

我：哦，周感情，他多大？

李：那他年轻。他老实没得人照顾他。母亲的话呢又超前走了嫁了，跟个孤儿一样。

我：他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啊？

李：他比我们大点。

我：邱凤卿

李：邱凤卿啊

我：邱家发的爸爸。

李：邱凤卿是六队的。他是水灾户。

我：什么意思？

李：水灾户那时候没得吃的，邱凤卿是的，有个邱凤卿，他是六队的。

我：水灾户是什么？

李：水灾户他是在淅河那个时候呢，水灾户那个时候呢，淅河雾（淹）了，就没得门的话呢，就把他调上来就拨到我们这儿。

我：哦，水灾户。

李：水灾户。

我：王德清。

李：王德清。

我：是个女同志。

李：王德清我还不清楚是在哪个队上住着的。

我：也是六队。

李：也是六队？

我：除了这些你还记不记得有啥？

李：不记得了。

我：你认不认得那个马泰山。

李：马泰山？

我：哦。

李：马泰山，他不知道。认识认得马泰山。马泰山那个时候有成分论，他是个富农成分。他那是几时死的还不清楚。

我：不清楚？

李：搞不清楚。

我：马大柱。

李：马大柱就是马泰山的儿子。

我：他是哪一年死的？

李：哪个？

我：马大柱。

李：时间太长远了都记不准了。在外队，不是本队。本队还能记个大概。你说的这几个人的话呢我们都认得。

我：那个时候四清运动。给我讲讲四清运动？（31：05）

李：四清运动有么事讲呢，四清运动那去年就讲了，还有么事讲呢？

我：你再讲一讲嘛。

李：讲过细一点。

我：讲你个人的故事。讲一讲，讲我记下来。

李：那四清运动，那个时候66年开始四清运动，那是有高头下来的工作队嘛，掌握嘛。那大队干部都靠边嘛。

我：上面来的？

李：上面来的工作队嘛。我们这儿大队公社的，区的，那是由县里拨下来的。我们这的工作队全是枣阳的。

我：枣阳的。

李：是枣阳的彭立启，有……你看我都忘记了。我只记得个彭立启。我们大队的你看，全都堵住了，都不记得了。这么长远了，几十年了。

我：来了几个人啊?

李：那来了，各个省的都有。一个生产队安排一个。

我：一个生产队安排一个。

李：全大队七个生产队。就管七八个。

我：这个队是啥个？

李：我们这个队就是这个彭立启在这儿住着的。

我：他住在哪里啊？

李：他是管全大队。他就在我的家里住着的。

我：他住在你家里？

李：哦，就在这个湾里住着的。

我：为什么他住在你家里？

李：是贫农嘛。贫农最困难的人，最困难的一家。

我：他到最困难的一家来？

李：他下来问噻。下来在队上问噻。哪个最困难？这个凡是当了干部的，不吃饭，不吃他的饭。

我：他不吃当干部的饭？

李：他说四不清嘛。一直搞清楚了才吃饭。搞清楚再吃饭的话呢，那时候工作要结束，他们就走了。他就走了。

我：他在你家住有什么故事？

李：没得么故事。没得，他也不讲别的。就是现在安排的工作，这个管全大队，就跟现在的支部书记一样，他管全大队。 下去的话呢，在队上，各队安排的都有人。那时候管生产啊，搞么事啊。那就是由他说安排的有人。

我：他在你家住了多久？

李：在我家里住了几个月哦。

我：他几月份来的？几月间来的？

李：是2月间吧。

我：66年。

李：66年2月间。老年2月间，像这个时候来的。在栽树嘛。

我：什么时候走的？

李：他是7月间走的。工作结束了嘛。

我：工作结束了。

李：你像那大队干部，搞四不清的，受斗争。该落实的，有的社员，有的说的是真的有的说的是假的。说的真的落实就是真的。说的假的话呢就算了。

我：那那个时候你们怎么做活儿？你们做么事。每天。

李：每天做么事，那有安排活儿，生产队的安排活儿。天天安排么活儿，做么活儿。

我：那66年是不是文化大革命？

李：66年四清运动，66年秋的接着道67年，66年他们工作结了束就搞文化大革命。

我：工作结束才搞文化大革命？

李：搞文化大革命，像那代表这个时候，工作队也走了，也安排了。那个时候在当代表的。那个时候他又提一件事噻。日鸡巴提意见噻，找他的问题。说这不是的，那不是的，冤枉他。他才起又搞，采取打击报复噻。

我：上次你说你当过一个贫协主席是把？

李：贫协主任嘛。

我：贫协主任？哦。贫协主任是哪年当的？

李：就是66年嘛，他们来的时候。

我：贫协主任管什么啊？

李：按现在说的话呢，那就是管全大队，管全遍。一个队一个代表。

我：那你们管全大队，他们管谁？

李：他们管，全由他们安排啊，说啊。

我：他们管你啊？

李：哦，各队的，各生产队的有代表。各生产队安排的有工作队。 那个时候生产队的不听也要听。

我：不听也得听？

李：哦，不听也得听。最后工作结束了，该恢复的还是恢复干部。

我：你当了多久啊？贫协主任？

李：贫协主任，当了6、7年。

我：6、7年？

李：当了7年。

我：那你那个时候当干部是不是都要被批斗啊？

李：当干部，那搞文化大革命就又起来了，就要斗我们嘛。那都要批斗嘛。

我：你被斗过？

李：我还不是挨过斗。还放过大字报。那往年我们这儿前头是个学校噻，那办公室，学校，全在这儿。那有个道场嘛，那个道场就是改的，平的起来搞道场。往年就是学校跟办公室。在办公室里放大字报。这不对，哪不对，这就搞采取报复嘛。那问的话呢，那你条条跟着答复。你该是的就是的，该不是的就不是的。这工作队，怎样没跟你落的实，就落实。那能记个大概噻，原先我的脑袋瓜好，我记性力好。哪个出那样的事，人家社员提他的意见。你坐那听到。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是真的话呢，那就落实是真一条，要是假的话呢，那就算了。

我：那时候他们怎么写啊？大字报怎么写？

李：大字报上就是这不对哦，又是这，又是那呀。把你说到，总不是说拐（坏）些。

我：具体的你记得嘛？他怎么说的？

李：67年春上。

我：你有没有给别人提过意见？

李：我还不是提的有。

我：你给谁提过意见啊？

李：我提过这个姓张的。他是当个支部书记。当个支部书记呢，他是个……他违犯了，过去……现在当兵的话呢是自由的些， 过去，那个时候当兵的话呢。当兵这个征兵任务下来了。给你说个例子，你像我是应征的队伍。你这个亲戚，或者是你的父亲。你的家妈人家的，你姑父们，姐夫们。大队干部都去做工做。不叫去，怕落后腿。最后的话呢，那末了的话呢，这个张显成的话呢，他就道7队，他住在4队的。他在7队呢，这个女的呢，是在7队。7队话呢，他是个军婚，男的当兵去了。他们俩的话呢，就有男女关系了。就把这给他落了实。实际话呢，赔的话呢还好点。那这个一个给他落了实的话呢，那个时候。彭立启的工作队，要给他双开除。支部书记是个党员噻。党员开除，支部书记开除，内外开除，还叫他做三年的牢。那个时候他的娃儿还小，还没成人。我就不同意。我说，他本来是个家道口和，他就是这一条军婚，他要违犯军婚的话呢，男的在外面堵大门口（保卫国家），跟这样搞，那以后征兵任务来，哪个敢去当兵呢？我说你只当的话，违反一条。我说这个双开除，我同意。你叫他做三年牢，我是不同意。不同意原因在哪儿呢。他是家道口和，一出去给生产队增加了负担，还倒转要照顾他。我说从这一条，我不同意。最后的话呢，就没有，双开除了，没有坐牢。最后的话呢，搞文化大革命呢，搞烧四旧的话呢，又在他屋里去。红卫兵在他屋里去搜了一回。搜了他也吓不过，首先我给他打招呼了，我说ni心里莫怕。我说是没得别的事情，他吓不过。那个时候怕游乡噻。怕全大队转，抬着毛主席的像，打的旗子，锣子架子敲得嗵嗵响。带的高帽子，怕游乡。他当过支部书记的噻，那几怪（丢人）哩。他吓不过。他跑去又上吊。又吊一回。这都是他的房子，他的儿子，媳妇，媳妇现在的话呢是我们大队的妇联主任，搬到镇上去了。镇上买了个房子，搬到镇上去了。43：13

我：他去上吊啦？

李：哦，又吊了一下子。

我：然后呢。

李：以后就把他弄回来了嘛，弄回来慢慢就好了。那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放大字报，他要来找我的事噻。斗争我。我说你的情况你晓得。我说不说就是那一条。我说没有叫你做三年牢，这是我的大（担）保给你保着的。他说你又怎咯能保护了我呢？我说你一走，你坐三年牢，男的走了，掉下你屋里一个，掉下娘儿母子全在屋里，给生产队增加了负担。 我说就因为这的话呢，我就给工作队的打对笼44：07。跟你保下的话，没坐三年牢。坐三年牢，说是回来了，么事么事的老家伙坐了牢的，跟你后生的话呢，又搞个不好听，后来。我说就是这一条。

我：他当时是，怎么违犯军婚啊？

李：他违犯军婚，他就是大队转噻。他在四队住着的噻，那个时候大队干部要工作，大队在大队转噻。哪个队有么事，搞检查，下去问下。这个女的话呢，女的话呢她就不正经。他们俩的话就有了发生了关系。

我：这个女的是哪里的？

李：女的现在在随州住着的。她的男的转了业的话呢，搞到随州去了。现在在随州住着的。

我：哦，这个女的以前是哪里的？（45：09收香菇的人来打断采访。46：33继续采访）那个军婚我还么听明白。什么叫违犯军婚呐？

李：违反军婚的话呢，就说个不中听的话呢，这个他们男女在一起睡瞌睡。

我：他们为什么不能睡？

李：她的男的在外头当兵噻。

我：哦，这个女的丈夫在外面当兵？

李：哦，女的丈夫在外面当兵。是违犯的军婚噻。

我：这个姓张的叫张什么？

李：张显成嘛。

我：张显成？是哪个显哪个成啊？他的名字怎么写？

李：我找不到。我也不识字。

我：哦，那他是在哪一个队住？

李：他那个时候在四队住的。

我：这个女的在哪个队？

李：在7队住着的。

我：女的在7队啊？所以你就提他意见了？

李：哦。

我：那后来他怎么提你的意见？

李：他后来就问，他也不好说噻。说对我的情况怎咯落的，落的是哪一条？我说你晓得，我说就是7队那一条。我把这个事实给他简单的说了几句。他也没得么事说。

我：那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事情？

李：你看那，那个时候提他意见呐，在生产队里提啊，最后干部就晓得了噻。

我：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
李：知道的话呢，这个女的话呢。这个女的她的男的话呢，弟兄两个。他去当兵去了，他哥哥在屋里，他哥哥发现了。 哥哥发现了最后的话呢，这个女的话呢。那个女的话呢她也是不成经。她又跟他的姐夫哥俩，最后的话呢，末了的话呢，她就怀了孕。怀了孕的话，一天的话她的大摆子，他的哥哥的话呢就想把他捡起来。她在外面要发作要生的话，跑到外头去生的话呢，就把娃子整死了。他哥哥唱出来的。

我：说出来了。

李：哦，说出来了。说出来呢，就因为他们日妈闹意见，日妈闹意见。闹意见就跟他兄娃儿说，跟他兄弟说，叫他兄弟离了她。这个女的话呢，嘴巴就强。嘴巴就闹到部队去，闹到部队去她说是，我的作风是不好，我们俩是为什么谈的恋爱，结的婚。他们俩以后也是说的意思像，也是先发动关系，最后的话结的婚。就把这一句说的话呢，领导上没有批。她说我的作风是不好，我们俩是怎么样结的婚。就是这一句话最后领导上没有批她的，不是那样的话，他就离了的。

我：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？

李：女的叫杨厚英。

我：她现在不在这边了？

李：现在不在这儿，在随州。她娘屋在7队住着嘛。她娘屋的一个兄儿，叫杨厚新。

我：杨厚新？哦。杨厚新是她的哥哥啊？

李：是她的兄儿。是这个女的兄儿，嫡亲的兄儿，一个妈的兄儿。

我：弟弟？

李：哦，你到他那去过么？

我：去过，去过。杨厚新家我去过。

李：他嫡亲的姐姐，他一个妈的。

我：那后来这个张显成提你的意见？ 他提你的什么意见？

李：他没得么事说的，他只问落实他，问给他落实个么事。我说就是落实那一条。

我：那你还给其他人提过意见嘛？

李：那掉下的就没得。那你专门是个大队干部，那有社员提就可以了嘛。最后的话呢，生产队的落实，一个个的对，哪个落实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再一个呢，生产队的有代表。开会就问下，就说下。就晓得能落实是真的是假的。

我：那后来还有人给你提过意见嘛？

李：提意见那多，这个说个这，那个说个那，人多。

我：你记得最清楚的是谁？

李：这最清楚的话呢，那就是。那个马光，在我们队上住的。他现在搬走了的。马光新。马光新为什么他，就是马光新跟那个何燕州他们俩放的我的大字报。马光新呢，他那个时候呢也是造孽，也是困难。俩个老头死的早，最后结了婚的话呢，一个女的话呢手也不行，俩个膀子是个直的，不会拐弯。她有病。她有病呢，他是尿毒症。这个病呢是尿毒症，尿毒症呢晚上话呢，就在那个水桶。这么大个铁把壶再加一个水桶，一黑了话呢，喝那些子水。

我：他喝那个水？

李：恩。一晚上喝那。你看那喝几多，一……没得（又来了要香菇的人52：51）一户加一桶。有病我就跟工作队说，我说的话呢就跟他要一个机会，给他带几个钱，给他整病。他那个时候在信用社的借了750块钱，把个病整好了。病整好了呢。反转来，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提我的意见。说我跟他搞了一身账。

收香菇人：你这搞的在摄像？

李：就说我搞了一身账。我说跟你搞了一身账，你是有病啊。给你整了病啊。不是整病我会给你搞了一身账？这个何燕州哦，何燕州为什么放我的大字报呢。他原来是个高中生。他原来是在我们队上住着，最后搬到西草店去了，搬到材民去了以后呢，那个时候学个技术员，开机子。卫生院，开机子呢他就学会了，会一套。会一套那个时候有区里，区里话呢有这个机子……你看这这么长远了。区里话呢就要他去，要他去呢就把户口转出去。我就说你现在么慌着，你才回来的，我说你出去了还是你出去。我说我们跟干部我们再商量一下着。他说我不叫他出，我堵拦他。他一出去的话呢，他那个时候呢也是家道口和，8、9个人吃饭。就是两个老的，他一走的话呢，掉下屋里人（媳妇）一个。户口一走，拨出去。那末了呢他就说，说是你堵拦我，不要我出去。说我拉着不要他出去。就因为这的话呢他放我的大字报。我说你回来，你是从泽民搬过来的，要升你的成分你才回来，回来不是那四清运动要升你成分，你不会回到民跃5队来。那个时候呢，土改的时候跟他划成分。有人包庇了，没给他升上去，就是个中农成分，应该跟他划个富农成分的。就包庇了话呢，那时候还是土改的时候。他小，他还没长大。被他包庇了，四清运动就搞清了，有人说，有人知根知底，就要升他的成分。要升他成分，他就要回来。我说你在泽民住的蛮好嘛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他的老人家的话呢，就把这个真情实况就跟我说了。我说那可以你回来。回来的话呢，我负责的话呢我不升你成分。就那样才回来。因为他呢我又跑到黄鹿冲组，那个大队会计一个人，那个时候没得识字的人。姓熊叫熊泽亮，我又跑他那去找老底。那个土改的时候的老册子，是么样情况。回来的话呢，我说你成分放心，我不升。最后我就说那，何燕州你毫无良心。我说那个时候，四清运动要升你成分，你跑回来，你又搬回来，我就没有升你的成分，我只能减少一个敌人， 我跟工作队说，只能减少一个敌人，不能增加一个敌人。我说你跟他划个新富农，又增加个敌人。我已经这么几十年了。我说你升了成分的话呢 我有个想法，我不大同意。成分没升上去。那你想噻，是增加个敌人好些，是减少个敌人好些？现在呢就一视同仁了，一个阶级了，没得敌我矛盾了。我说放我的大字报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两人，就是他们俩人放我的大字报。

我：那后来给你提意见，你有没有受处罚？

李：没有。58：50

我：当时他们给你提完意见以后，之后呢？

李：那以后当怎咯还是怎咯嘛。说过就算了。是真的给落了实，有工作队落实。是假的呢，有社员提意见呢，是假的就跟你一笔子购销，算了。

我：那再之后呢？

李：再往后就没得别的事了嘛。那就是大队的该开会的开会，不工作的话就回来生产劳动。

我：你现在想那个时候的事情。我说你现在想那个时候的事情是怎么想的？

李：现在回忆就没得么事回忆了，那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么几十年了。那已经心里面就没得那么回事了。就购销了，没得那么回事了。也老了也不能动了，现在话呢，就么事不能搞了，没得么事说了。

我：好，谢谢你。